李氏文集卷之十五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道學

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于溷濁臭穢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illegible]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眞大謬

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于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僉以不兢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徒爲摽幟而不知其訴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害一家若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于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如此矣乎予甚恨之是以不能已于太息焉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意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即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

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荀子

荀與孟同時其本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非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子

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事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效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乃執一定之說持刋定效本而欲印行以通乎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彼其意不過欲急于覺人耳夫使人而可覺也則樂正子之徒當先覺之矣乃其徒卒無一人信性善之說者何哉又使天下而可覺也則戰國當先覺之矣乃戰國之君臣亦未有

一人皆信性善之說者何哉又使後世而可覺也乃後人誦性善之說者未嘗不喜談而樂道之也而何善人之少也由此觀之覺人者可思也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效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于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皐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于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伯之辨則舛謬不可通甚矣夫稱天下之

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
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脩其職業佐王者以定
諸侯寧一天下于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自古
未嘗有知其任者而齊桓始行之桓亦不知行此也
管仲相桓寔首任之而桓公不知也故桓公欲征西
戎仲因之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欲伐蔡仲因之責
楚包茅之不入曹沫之刼桓公其事舛矣仲因之令
送曾之侵地而布大信于諸侯所謂轉禍爲福因敗
功兵車不以而諸侯歸服桓公之忿以雪而其名
又美故當時之人不曰雪忿而曰仗義桓公之橫行
于天下也[illegible]而其兵不試故當時之諸侯不曰橫
行而曰盟擔故不[illegible]周王得位列國寢兵百姓休息
雖桓公亦自喜于得仲之晚也自然任之之專也已
何也本以私意出而反以公道入本以取小出而反
以服大入本以僥倖出而反以全勝入本爲人致出
而反以致人入本爲鬬爭出而反以歸順入本爲齊
侯出而反爲尊周入桓公雖欲不信管仲不可得矣
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脩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

以得罪于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于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故脩伯者之事仲實始之自是秦穆晉文宋襄楚莊相繼效尤遂成五伯此五伯之所由名也而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爲無道桓文之事可歎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門弟子如子貢亦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于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于仲也

樂正子

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人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之初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

携乃能有往稍長不用矣兒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于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也無善則無迹尚於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老聃非迹乎釋迦非迹乎然而老之與釋何迹也今之三教弟子皆踐彼迹者也可不謂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乎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矣故孔子屢稱是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其人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其人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徒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之夫子所以思也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恒者狷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

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于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寔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一槩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于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各爲狷者若桥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故歟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者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也漢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于菊東方朔肆于朝阮嗣宗肆于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

肆于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于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與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謂不可以軒輕也惟天地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蘭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惟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既明且哲是則賊德而禍來學面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效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以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

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于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怪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皆形影也如欿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欷歔涕泣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使讀者如寤如寐如夢如憶如醉如醒恍兮惚兮如身在太陰之中人在九泉之下不知彼死兮我生彼生兮我欿杳莫能覺是爲奇耳蘇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人一爲狂一爲狷其一爲縱横者流坡公論議節槩雖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意以至坎懔而欿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後世又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禰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眞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道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文中子

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葢以聖人爲已任者也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

興禮樂舛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謂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見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謝良佐

未熹云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傳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一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行業儒臣

或問于子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教出于一成德爲行一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人既遠學務狥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于外之爲德韓子

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于心而曰以號于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于他乎彼當其時親受業于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也猶尚如是況于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于是也故合而言之益恐其爲小人而不肯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于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夫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于此而可輕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要使人務于實學道期于心得隨體黜聰心齊坐忘則庶乎不愧于君子之儒可以列于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悞後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司馬光

善夫畢仲遊之納忠也唐肅宗語房琯曰六軍萬姓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以爲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邪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橐不知其幾也所曾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耳大學不明言生財有大道乎又言生之衆爲之疾不專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皂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者然後可以有天下爲天子也夫文帝之恭儉乃千古之聖主古今爲天子者亦多矣必皆文帝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反不如千金之匹夫也人又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羨而必爲天子也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啟神宗罷生財之一念也與明道所謂當分其過者誠與畢仲遊之忠言互相發云

朱子

曰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由賀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嗥共爲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荐之也學道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已矣而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可以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秉國之鈞不平謂何當此宰肉之際而以已見裁抑不平陳孺子不爲也況學孔氏者乎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

下之人耳盡輩自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
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以道學自
名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
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
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則又
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
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旣無學又何以從
政而安民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漸東初命先生
卽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爲首

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
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逢時學必經世
彼其時爲人臣子者觸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甘昇
一竪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
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疆幼學壯行
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
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
直爲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乎夷狄中國之强弱也
則又何貴于正心誠意爲也上雖欲不厭聞不可得

矣吾故謂今之學者但能不講學則天下太平矣但能見已之小人而不見人之小人則雖曰不講學吾必謂之學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司馬相如

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況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爲大奇也自是而降賦莫盛于楊雄文莫尚于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愈已不見知于唐矣況其時取士以此天子好音君臣相知賡歌迭唱至盛極文之時乎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眞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産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羅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

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耻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才士數奇寡諧奈何彼相如者但以一奇以遊干世乎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示人也

呂惠卿

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以爲皆安石所教也發其私書世人報復雪已常態耳夫愛生惡衆人人同心急功名惧禍敗畏譏毀寧獨一惠卿然哉蘇子由之疏過矣令人何可當也

章惇

惇性剛狠膽麄才贍以衆人攻擊不得伸其氣輒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邪恕蔡確比也

穉軾

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篪舞劍皆我畫笥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相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光舞鳳）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嘆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司馬遷

觀班氏父子譏遷之言謂眞足以譏遷矣不知遷以彰遷之不朽耳使遷而不淺陋不疎畧不輕信不是非謬于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于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調也若必其

是非盡合于聖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案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非吾心獨得之言也言不出于由衷情非由于所激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于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夫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之聖人以爲已之是非也故游夏雖文學終不能出一辭以贊之而況爲之傳爲之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自知之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何必穿鑿傅會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辭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氏寔自孤行誠有見也使其依阿夫子言必牽合其爲文必不工縱矯强爲工亦且無味誰能重之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必於賈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爲不明哲與

武臣總論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屈矣今夫楚人百戰而百勝漢人百戰而百不勝然卒爲漢所拜者伐其謀也然則楚人雖善戰將安施乎知此則知大將之任矣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若夫謀定而後戰戰而必勝皆不越于此矣此可以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可以語兵未可以語天下之上兵也吾又安得深謀蚤智之士明于堅忍致人之術者以與語不戰之旨乎司馬仲達是已仲達受巾幗婦人之辱聞畏蜀如虎之誚終不得而致也彼六出祁山運糧不繼空自苦耳司馬氏無損兵費粮之失而諸葛已困矣未後渭濱屯戍諸葛氏固自以筭無遺策不知仲達已逆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反見致于人亦豈得爲謀之善歟然則陳壽謂將略非亮所長者未爲過也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矣哉爲將者所宜潛心也

吳起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鼂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强兵乎

韓信

蒯通爲侯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侯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侯固無負于漢祖也方其築壇拜將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耻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囊沙垓下挫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況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爲也嗚呼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鄰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冤痛于侯其餘幾之人哉

趙充國

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

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薦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狗私忘國妬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貧賤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曹瑋

寶元中王曙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曙謫虢州語人曰曹子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曙至定治事無所謂曙曰公事已畢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右謂曙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凡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曙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此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殺殺之莫可諫正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償殺邊人則誰

肯爲吾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畿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范仲淹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羨收京之勳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魏魏相業又豈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大將云何也天下惟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后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

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于國家成敗如尾生
孝巳者豈少耶

賢將論

大將之事非賢將之任也大將則勿問而知其賢矣
大將之所爲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當也始計曰將者
智信仁勇嚴岳忠武矦曰五者缺一不可然是五者
智爲先智則其見大其識遠其幾沈其見事敏而決
其中虛而能聽能受其知彼知巳知天知地知可以
勝不可以勝者至矣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
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
有犯輒死不姑息也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
苟非大賢上聖又安可以語大將之事也世平時緩
家詩書而戶禮樂糟粕者冠冕珮玉以立於朝視甲
冑之士皆爲武夫爲麄人小小儆戒卽推以與一二
麄人而自視則曰我伊傅周召也我臯夔稷契也安
能知此麄人之事哉蓋食肉者乃細人彼赴火者盡
麄人也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
之麄人而用之哉

馬援

援初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其言甚美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爲書與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施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取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

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特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著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惟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富貴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子孫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惟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乎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即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

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眞者獨能知而下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眞之不受闔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鄜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退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眞之不死于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雋者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催汜卒爲汜所留而死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李勣

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此平常之說也平常緣于人情名教高于青備然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恐其不免于責主之明恕已之闇也甚矣脩齊治平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脩齊治平之不可也所以講于誠意正心之說者非也姑未暇論夫高宗之昏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命于

諸公乎武氏姬悍如此其肯低首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于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尊守名教之爲賢不知適以增武氏之虐焰而引之滔天也蓋至于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不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諸人矣彼其敢于肆毒興羅織誅殺宗室大臣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其時晝如陳平絺侯畧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士有知人如武氏者乎有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于君者不過以不知人爲患耳今觀婁郝姚宋諸賢並課列于則天之朝迨至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日與二張爲仇武氏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所深信而敬禮者彼其視廬陵王輩懦而不足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豈宜以女主觀哉善乎賈生言之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

稷固耳由此規之帝王卿相所責固大矣若謂李勣一言喪邦則陳平周勃阿意順旨梁公終始于濁亂之朝褫裘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也

賊臣

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罩而使之也如林甫檜者方自以才智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問以畜秦皇魏武爲也一滅秦于先能使秦皇爲其子一滅魏于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狠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小人最多才焉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眞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抵頭就戮其心于讒臣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也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

數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秦檜

使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原其所以竭力事金者冀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故事耳其設心自以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盡入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太子憲

明皇待諸弟如此待諸子又如彼何也讓皇帝于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伯夷之賢則明皇之待諸弟不難于諸子矣

唐宦官

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

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外臣總論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躭寂而隱者有嬾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産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于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曾

連子者乎志趣超絶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寔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眞無所不可矣

吏隱外臣總論

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

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于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于抱關死于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于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終吏隱自不容不

其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又若不能遂滅秦之兇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否

胡廣

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岩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誡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

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也葢隱于無名者也

馮道

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葢眞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幷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于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沖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